

(全八册)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集

冒险史



〔英国〕亚瑟·柯南·道尔 著
隗静秋 译



译林出版社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集

冒险史

〔英国〕亚瑟·柯南·道尔 著
隗静秋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冒险史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著; 隗静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1
(福尔摩斯探案集)
ISBN 978-7-5447-6683-8

I. ①冒… II. ①柯… ②隗…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49796号

书 名 冒险史
作 者 [英国] 亚瑟·柯南·道尔
译 者 隗静秋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苏雪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683-8
定 价 5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波希米亚丑闻·····	1
红发会·····	37
身份案·····	71
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	96
五个橘核·····	131
歪唇男人·····	158
蓝宝石案·····	191
斑点带子案·····	226
工程师的大拇指案·····	262
单身贵族谜案·····	294
绿玉皇冠案·····	324
铜山毛榉案·····	361

波希米亚丑闻

夏洛克·福尔摩斯始终称呼艾琳·艾德勒为“那位女士”。我很少听见他用其他称呼提到她。在他眼里，她总是那么独树一帜，让所有其他的女性黯然失色。这倒并不是说他对她有什么类似于爱情的感情。因为他对于冷静和完美的苛求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相对于他那严谨求实、理性沉稳的头脑来说，所有的情感，尤其是爱情，都是跟他完全不兼容的。在我看来，他简直就是上帝认真制作出来的一台专门用于推理和观察的最完美的机器；但是在感情的世界里，他却常常迷失自己的方向。他从来不说软绵绵的情话，更不用说什么用于调情或者勾引女孩子的花言巧语了。而观察家对于这种温柔的情话却是赞赏的——因为它总是能够最直接和完整地揭示出人们的动机和行为。但是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理论家来说，这种感情上的问题对于他进行细致严谨的判断无疑是会造成干扰的，使得他无法专心于他所研究的问题，而得出与事实有所出入的结果。即

使是他的高精仪器设备中落入了灰尘，或者是他的高倍放大镜头产生了裂纹，都远远不及在他的头脑中植入感情因素而产生的扰乱作用的百分之一。但是在这其中，却有这么一个女人，她就是已故的艾琳·艾德勒，只有她还能在福尔摩斯的头脑中被记忆很长一段时间。

最近很少和福尔摩斯见面。自打我结婚后，就和他很少有往来了。

我的甜蜜幸福和第一次感到自己成为挑起家庭重担的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家庭乐趣，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可是福尔摩斯，他却依然自由成性，厌恶社会上的一切繁文缛节，所以他依然住在那所坐落在贝克街房子里，整天与书相伴。他有那么一段时间需要服用可卡因维持体力，另一段时间又充满了干劲儿，就这样循环交替下去。他时而处于由药物引起的昏昏欲睡的状态，时而处于由自身所散发出的那种旺盛的精力状态中。不过他始终一如既往地醉心于研究犯罪行为，并用他那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观察力去找那些线索和破解那些难解之谜，而这些谜往往是官方警察对案情束手无策而放弃的。我不时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些关于他活动的情况：关于他应到敖德萨去办理特雷波夫暗杀案，关于他侦破亨可马里的阿特金森兄弟的罕见惨案，以及关于他为荷兰皇家完成的一项非常出色的使命等等。这些情况，我和其他读者一样，仅仅是从报纸上读到的。除此之外，关于我的老友和伙伴的其他情况我就知道得不

多了。

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的晚上，我在出诊回来的途中（此时我已再次重操旧业），正好经过贝克街。那所房子的大门，至今还令我记忆深刻。在我的心中，我总是将其与我所追求的东西，以及与“血字的研究”一案中的神秘事件，联系在一起。当我路过大门时，我突然产生了与福尔摩斯促膝而谈的强烈愿望，想了解他那非凡的智力目前正活跃于什么问题。他的几间屋子里全都灯火通明。我抬头望去，看见映在窗帘上的他那精瘦高挑的黑色侧影两次掠过。他的头低垂于胸前，两手紧握在背后，迅速而又急切地在屋里来回踱着步。我对他的各种精神状态和生活习惯都极为熟悉，所以对于我来说，他的姿态和举止本身就告诉我那是怎么一回事——他正在工作中。他一定是刚从服药后的睡梦中清醒过来，正醉心于追查某些新问题的线索。我按了按门铃，然后被引到一间屋子里——我以前是常常在这间屋子里出没的。

他的情绪有些低调，这是极少情况，但是很显然，他看到我时还是很高兴的。他虽然一言不发，可是目光亲切，指着一张扶手椅让我就坐，然后把他的雪茄烟盒扔给了我，并指着放在角落里的酒瓶和小型煤气炉向我示意。他站在壁炉前，用他那独特的内省的神态打量着我。

“你很适合结婚，”他说，“华生，我想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你至少胖了七磅多。”

“七磅。”我回答说。

“事实上，我肯定是七磅多。华生，我确定是七磅多一点。据我的观察，你又开业行医了吧？可是你过去没告诉过我你打算重操旧业啊。”

“这你怎么知道的呢？”

“当然是通过我的眼睛和大脑共同做出来的推断和结论。我还知道，你最近被大雨淋过一次，而且家里有一位笨手笨脚的和长得粗枝大叶的侍女。”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我说，“这怎么可能？你要是活在几世纪以前，一定会被人们用火刑给烧死的。的确如此，星期四的时候我步行去过一趟乡下，回家时被雨淋得通透。可是我已经换了衣服，真无法想象你是怎样知道的。至于玛丽·珍，她简直是无可救药了，我的妻子已经把她打发走了。但是这件事我也不知道你是怎样推断出来的。”

他嘻嘻地笑了起来，搓着他那双颀长而清瘦的手。

“这些事本身显而易见，”他说，“我的眼睛告诉我，在你左脚那只鞋的里侧，也就是炉火刚好照到的地方，上面有六道差不多平行的裂痕。看得出来，这些裂痕是由于有人为了去掉沾在鞋跟上的泥疙瘩，粗心大意地顺着鞋跟刮泥时造成的。因此，你瞧，我就这样得出了双重推断：你曾经在恶劣的天气里出去过，你穿的皮靴上出现的极其难看的裂痕是伦敦年轻而缺少经验的女佣所为。至于你开业行医嘛，那是因为要是一位先生走

进来的时候，身上散发出一种碘酒的气味，他的右手食指上有硝酸银的黑色斑点，他的大礼帽右侧面鼓起一块，表明他曾将听诊器藏在这里，要是这样我还不知道他肯定是医药界的一位积极分子的话，那我真是太愚蠢了。”

他解释推理的时候总是一副不费吹灰之力的样子，这不禁让我哑然失笑起来。“每次当你讲你推理的依据的时候，”我说，“事情仿佛总是变得非常轻而易举，几乎简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听起来就好像我自己也能推理，在你解释清楚所有推论的依据之前，我对你推测下一步的情况总是感到困惑不解。但事实上，我们的洞察力又是不相上下的。”

“的确如此，”他点燃了一根香烟，全身舒展地倚靠在扶手椅上，回答道，“然而，你是在看而不是在观察。这二者之间并不难看出差距。举个例子，你常看到从下面大厅到这间屋子之间的阶梯吧？”

“经常看到。”

“看到多少次了？”

“嗯，至少有上百次了吧。”

“那么你说说看，有多少级阶梯呢？”

“多少阶梯？这我可说不上来。”

“那就对啦！因为你没有观察，而只是看嘛。这正好是我们俩产生直接差距的地方。你瞧，我知道一共有十七级阶梯。因为我不仅看而且观察了。顺便说一下，由于你对一些小问题感

兴趣，加上你也善于把我的一两个微不足道的经验记录下来，所以，你对这个东西或许会产生兴趣的。”他把一直放在他桌子上的一张粉红色的厚厚的便条纸扔了过来，“这是最近一班邮差送来的，你可以大声读出来。”

这张便条上没有签署日期，也没有签名和地址。便条上写道：

某君将于今晚七时三刻登门拜访，有至为重要之事宜请教于阁下。阁下最近为欧洲一王室出力效劳表明，委托阁下承办难于言喻之大事，足可信赖。此种传述，广播四方，我等稔知。届时望阁下勿外出。来客若戴面具，请勿介意是幸。

“这确实是件很神秘的事，”我说，“你推测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在我们没有获得任何事实支持的前提下就去妄自论断，那是极端的错误行为。这样就会造成有人不知不觉地以事实牵强附会地来顺应自己的武断想法，而不是以客观的理论去顺应事实。但是现在只有这么一张便条，你看是否能从中推断出些什么来？”

我仔细地检查笔迹和这张写着字的纸。“写这张条子的人应该非常有钱，”我说着，尽力模仿我伙伴的推理口吻，“这种纸买一打至少半克朗。纸质特别结实，而且很耐用。”

“特别——这个词用得很好，正是这样，”福尔摩斯说，“这根本不是一张产自英国的纸。你举起来对着亮光照射看。”

我这样做了。在那纸质的纹理中看到了一个大写的“E”和一个小写的“g”，一个大写的“P”，一个大写的“G”和一个小写的“t”交织在一起。

“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问道。

“毫无疑问是制造者的名字，更确切地说，是他名字的代表字母。”

“完全错误。大‘G’和小‘t’代表的是‘Gesellschaet’，也就是德文中的‘公司’一词。就像我们的‘Co.’这样一个惯用的缩写词一样。此外，‘P’代表的是‘Papie’——‘纸’。现在就只剩下‘E’和‘g’了。让我们翻一下《大陆地名词典》。”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很厚的棕色书皮的书。“‘EglowEglonitz’——就是这，它是一个使用德语的国家中的某个地名——也就是在波希米亚，与卡尔斯巴德的距离很近。以瓦伦斯坦死在这里而闻名，同时也以这里有很多玻璃工厂和造纸厂而著称。哈哈，老兄，你了解这其中的含义了吗？”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嘴里得意地喷出一大口蓝色的香烟烟雾。

“这种纸是在波希米亚制造的。”我说。

“非常正确。同时，写这张纸条的应该是德国人。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句子的结构——‘此种传述，广播四方，我等稔知’，法国人或俄国人是不会这样造句的，只有德国人才

这样乱用动词。因此，现在需要查明的是这位用波希米亚纸写字、不能以自己的真面目见人而要戴面具的德国人到底有什么事。瞧，要是我没有搞错的话，他来了，他将解释我们所有的疑团。”

就在他说话间，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和马车轮子摩擦路边镶边石的轧轧声，接着有人猛拉门铃。福尔摩斯吹了一下口哨。

“听声响是辆马车。”他说。“确实，”他接着说，并朝窗外望了一眼，“一辆可爱的小马车和一对漂亮的马，每匹马价值一百五十畿尼。华生，要是这个案子不出什么问题的话，那可是要赚钱喽。”

“我想我最好回避一下，福尔摩斯。”

“别把自己当外人，华生，你就待在这里。如果没有你做我的包斯威尔^①，我会拿不准主意的。这个案子看起来很有意思，错过它那也太遗憾了。”

“可是你的委托人……”

“不用理会他。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他或许同样也需要。等他进来了，你就坐在那张扶手椅子里，华生，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吧。”

我们听到一阵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先是在楼梯上，然后

① 包斯威尔是英国著名文学家约翰生的一名得力助手。——译者注

在过道上，到了门口戛然而止。接着响起叩门声，声音响亮而又神气。

“请进！”福尔摩斯说。

一个人走了进来，他的身材不低于六英尺六英寸，虎背熊腰，四肢劲健。他的衣着光鲜，不过那富丽堂皇的装束，在英国这地方难免显得有些庸俗。他的袖子和双排纽扣的上衣前襟开叉处都镶着宽阔的羔皮镶边，肩上披的深蓝色大氅用猩红色的丝绸做衬里，领口别着一枚饰针，饰针上镶嵌着一颗火焰形的绿宝石。脚上是一双高到小腿肚的皮靴，靴口上镶着深棕色毛皮，这就使得人们对于他整个粗俗奢华的外表的印象上更加深刻。他手里拿着一顶大檐帽，脸的上半部戴着一只黑色的盖过颧骨的掩盖面具。他显然刚刚整理过面具，因为进屋时，他的手仍然停留在面具上。从脸的下半部来看，他下垂的下嘴唇厚厚的，下巴又长又直，显示出一种近乎顽固的果断，像是一位性格坚强的人。

“你看了我写的便条了吗？”他以一种低沉、沙哑的声音问道，话语中透露出浓浓的德国口音，“在便条里面，我提到了我要过来拜访你的。”他的视线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打转，好像拿不准该跟谁说话似的。

“坐吧，这位是我的朋友兼同事——华生医生。”福尔摩斯说道，“他是我办案的得力助手。请问，您怎么称呼？”

“你就叫我冯·克拉姆伯爵吧。我是一个波希米亚贵族。我

希望这位先生——你的朋友，是位值得尊敬，同时懂分寸的人，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说给他听。否则，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谈。”

我听到这里，站起身来准备走，可是福尔摩斯却抓住我的手，把我按回我坐的扶手椅里。“要么当着我们两个一起谈，要么就不谈，”他说，“你在我面前说的事情也完全可以跟我的这位绅士朋友说。”

伯爵耸了耸他那宽宽的肩膀。“那么我们开始吧，”他说，“首先我希望你们两位同时保证在两年内绝对对我说的事情守口如瓶，两年之后这事就无关紧要了。目前来说，它的重要性甚至可以影响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

“我保证。”福尔摩斯答道。

“我也保证。”我回答道。

“这面具你们不介意吧，”我们这位不速之客继续说，“派我来的人不希望你们知道他派来的代理人是谁，因此我可以坦率地说，我刚才所说的名字并不是我自己真正的名字。”

“这我明白。”福尔摩斯冷漠地答道。

“目前的境况比较微妙。我们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尽力阻止事态发展成一个无法逆转的丑闻，否则的话，会严重损害一个欧洲王室。确切地说，这件事牵涉的是伟大的奥姆施泰因家——波希米亚世袭国王。”

“这我也明白。”福尔摩斯不耐烦地说着，随即就坐到椅子

里面，眯起了眼睛。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福尔摩斯肯定被刻画成一个在整个欧洲分析问题最透彻的推理者和精力最充沛的侦探，而在我们的来客来看，这个形象与眼前这个倦怠的、懒洋洋的形象是如此格格不入。他不禁用一种明显的惊讶目光扫了一眼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慢悠悠地睁开双眼，望着这个身材高大的委托人，脸上写满了不耐烦的表情。

“要是陛下愿意屈尊具体阐明案情的话，”他说，“那我才可以更好地为您效劳。”

这人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并开始在房子里踱来踱去，看上去好像激动得无以复加。接着，他带着一种绝望的姿态，把脸上的面具扯掉扔到地下。“你说得对，”他喊道，“我就是国王，我为什么要隐瞒呢？”

“嗯，就是啊！”福尔摩斯喃喃地说，“陛下还没开口，我就知道我是要跟卡斯尔—费尔施泰因大公、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威廉·戈特赖希·西吉斯蒙德·冯·奥姆施泰因交谈的。”

“但是你应该理解，”我们这个怪异的来客再次坐下来，用手摸着他的前额说道，“你应该能够理解我是不方便亲自现身这种地方的。何况这件事是如此微妙，意味着如果我把它告诉任何一个侦探的话，那么我将不得不受其摆布。我正是为了征求你的意见才特意从布拉格跑这么一趟的。”

“那么，言归正传吧。”福尔摩斯说，然后又把眼睛合上了。

“简单地说，就是这样：大约五年前，我到华沙做一个长期访问，其间我认识了很有名气的女冒险家艾琳·艾德勒。相信你是知道这个名字的。”

“华生，麻烦你去我的资料库中找一下艾琳·艾德勒这个人。”福尔摩斯仿佛自言自语一般，连眼睛都没睁一下。多年来，这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例行习惯了，就是把他搜集到的许多人和事的资料贴上签条归档以备随时翻查。因此，不管我们平常说起什么人或者是提到什么事情，他总是能够很快地在他的资料库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很快就找到了关于艾琳·艾德勒的资料，就在一个犹太法学博士和一个曾经写过关于深海鱼类专题论文的参谋官的历史资料中间。

“给我看看，”福尔摩斯说，“嗯！一八五八年生于新泽西州，女低音——哦！意大利歌剧院——嗯！华沙帝国歌剧院首席女歌手——就是她！从歌剧舞台隐退——哈！住在伦敦——一点儿不错！根据我搜集到的资料显示，陛下和这位年轻女人有过瓜葛。您给她写过几封信，也许正是这些信使你担心会让自己受到牵连，所以你现在急于把那些信找回来。”

“确实如此。但是，要怎么……”

“您曾经和她秘密结过婚吗？”

“没有。”

“没有其他的法律文件或证明吗？”

“没有。”

“那我就不明白了，陛下。如果这位女人想通过信件来达到敲诈或者是用于其他什么目的的话，她怎么能够证明这些信是真的呢？”

“有我的字迹在上面。”

“很有可能是伪造的。”

“那是我私人的信笺。”

“偷的。”

“上面有我的私人印鉴。”

“仿造的。”

“还有我的照片。”

“买的。”

“我们两人都在这张照片里哩。”

“噢，天哪！那就糟了。陛下的生活也的确有点不检点了。”

“我当时肯定是疯了——精神错乱。”

“是您自己给自己造成了现在这样尴尬的局面。”

“当时我还是个王储，很年轻。即使现在我也只不过三十岁。”

“必须把这张照片找回来。”

“我们已经试过，但是都失败了。”

“陛下如果出钱的话，他们一定会把照片卖给你的。”

“她一定不会卖的。”